

从错误中教会正确的东西

阿瑟·多布林¹

(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新学院, 美国纽约长岛)

摘要: 本文详细地探讨了生物性、情感、认知、自尊、教育诸多因素与道德发展的关系, 指出道德并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静止不动的事物, 它是有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复杂的部分所建构而成的。如果我们忽略了太多形成一个道德人的因素, 那么就会曲解道德教育, 导致道德教育无效甚至起到相反作用。最高的道德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 使生活变好的艺术。

关键词: 道德发展; 生物性; 情感; 认知; 自尊; 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道德教育, 并不是个什么新的名词, 在人类文明之初它就已经有了。任何团体都不能漠视其成员对行为准则的遵守。在西方, 古希腊哲学家早就对道德的本质以及如何培养下一代的高尚的道德观念进行过探索。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中国人对传统的遵循不亚于其它任何一个民族。我和 Alberts 博士一直致力于这个领域的研究, 我们都是伦理人本主义社会学(也称伦理文化学)组织的成员, 该组织位于纽约。这个组织是那些期望致力于“过上一种赋有道德感的生活”为中心准则的人们的联盟, 它研究人们如何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表现得更有道德, 它提供给人们一个发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的框架。该组织所建立起来的道德观念植根于人们现时的经验, 并从传统中获取了丰富的滋养, 它将致力于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在过去的 33 年里, 我领导了这个组织。我们通常举办有关道德方面的应用伦理学和一些有关操行的课程和研讨会, 并就一些当前社会事件组织一些更大范围内的论坛。伦理文化学组织通常也会开设一些每周一次的有关儿童道德教育的课程, 我领导了一个课题组来进一步改进这些课程。我加入伦理社会学组织是在我刚刚从非洲回国的时候, 在非洲我和我的妻子是作为一个和平组织的自愿者去的。那时我热衷于对跨文化的社会变化的研究, 而最吸引我的是对社会道德观念的研究。然而, 当人们开始就其个人的道德问题来寻求我的建议时, 我开始困惑: 为什么有些人会对这个世界的目前的状况和他个人的道德统一性的问题表示关注, 而另外一些人却对这些道德问题漠不关心? 是什么促使人们赋有道德责任感? 为什么有些人表现出亲社会的倾向, 而有些人表现出反社会的倾向, 而有些人除了关心自己的事, 对其它事一概不过问? 总之, 什么样的人是有道德的, 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某种程度上我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吸引着我的注意, 我认为伦理文化学组织的研

究虽然是植根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的观念和信仰，但是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说，它也是杰出的儒教思想在西方演变的结果。当然，我也许夸大其词了，因为我对儒教思想的了解是相对肤浅的。我既不是一个中国学者又不懂中文，我所看的有关儒教的书籍都是英译本，这就无法保证我对它的理解与原著没有出入，因为所有翻译材料都是对原著的一个大概的诠释。有关儒教思想的英译本似乎在一些观点方面是统一的。从这些观点来看，我认为儒教思想的主要观点是对道德的培养，因为它完全是从道德准则的角度来看待人们日常的活动和工作的。佛教、道教和儒教都承认人们有能力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努力来提升自己。但只有儒教根据“社会对于自我实现而言既有必要又有内在的价值”（杜维明），这也正是我们所属的这个组织的确切的意义和命名的由来。

说到伦理的培养，也就将我们引入了道德教育的领域。什么事情可以被认为是道德观念的培养？什么有是最好的培养方式？人与其它生物最根本的不同是：人是由他之外的其他人所教育的。我们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中。人是社会的人，这个观点虽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认为。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人的社会特性，那么培养具有道德的儿童将会变的十分困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尽力培养有道德的儿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身份和利益都与其他人有联系，一个人对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德人的自我意识越是强烈，那么他越有可能在行为处世时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可以说道德是最能反应一个人可以被称之为人的指标。

从某种角度来说，道德是社会生成品，它产生于我们作为社会性生物的本性，因为我们无法独自生存，我们必须与他人发生关联。每一个社会都有它的道德系统，虽然具体的道德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不管我们看到的各种道德系统有多大的差异，但是就其道德本质而言是一样的。产生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的动态过程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与道德没有关系，这也正是为什么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和平的相处，而且我们有能力检测不属于我们文化背景下的道德与道德教育。

在美国，人们逐渐意识到道德教育被忽视的现状。人们花大力气来强调成功的重要性，但却忽略了——在这我将引用儒教的话——“仁”。在英语里面，“仁”通常被翻译成仁爱、仁慈、好心、人道、美德、同情心和爱。可以说没有一个英语单词可以概括它的意思，因为它反映的是我们的人性。

不久以前，在纽约市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在他车子的后座上发现了 10000 美元，他把这些钱还给了失主。市长为了肯定他这种诚实的举动，在市区广场上当众表扬了他。这时恰巧有一拨学校里的学生正好来参观市区广场，市长想借此机会来教育学生应该做一个正直的人。于是市长问学生，如果他们捡到一笔钱，他们将如何处置它。市长确信学生将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因为答案是毫无疑问的。可惜这只是市长的想当然的想法，学生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的答案再明确不过了，他们很快并一口同声“拿着它，归自己所有。”

这儿还有一个例子：同样是不久以前，纽约市的亚伯拉罕·林肯学校的校长问他们的学生有关最近被炒的沸沸扬扬的关于公司欺诈丑闻的事。由于不满意学生的回答，校长故意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 20 美元的纸币并把它丢在路上。结果有三个 12 岁的学生来抢夺这个钱。事隔一天其中的一个学生将钱交了回来，并为他的行为道歉，说他知道错了。事情并没有如

此简单，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个学生返回的 20 美元并不是他拿的那张。事实上，那张纸币是被学校里的那另外两个学生拿走了。在学校里，所有这些都用来加强学生的道德素质，学校希望通过这些发生在学校里的具体事件来向学生表明学校在道德方面的要求。通过这次“纸币事件”，校长感觉到必须加倍的努力来使得学校摆脱人们所说的“发生在西方社会中的道德危机”。

在我给本科生所开的有关个人道德和道德发展等的课时，很多学生的反应是一致的。很少有学生会说他会将出纳员错给他的钱反还回去，除非他们原本就认识这个出纳员，不然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幸运带给他们的。

不可否认，如今的道德的确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情况，比如年轻人做出一些野蛮的事骇人听闻。当这些事发生以后，社会上总会有一种要求更为强烈的道德准则的呼声，因为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愿看到更多的杀人事件、毒品滥用、自杀事件、聚众斗殴和暴力事件的再次发生。

今天，我想在这儿探讨的是一些我所认为是有关道德发展方面最好的一些思考和研究。我首先要说的是，道德并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静止不动的事物，它是有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复杂的部分所组成的。Minnesota 大学道德发展研究中心的 James Rest 随后也提出了一个道德模型，它包括四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第一，是人们对于自己行为对他人影响的意识；第二，是在不同的行为过程中做出判断的能力（我所从事的研究正是属于这个领域，我已经做了有关社会工作者和医院道德组织成员道德判断的研究）；第三，是想要做正确事情的动机；最后，是使自己的行为具有道德的自我所具备的力量、勇气和耐力。我们应该把着四个道德的组成部分结合起来考虑，而如今道德教育的局限往往就在于其关注面过于狭小。如果我们忽略了太多形成一个道德人的因素，那么就会曲解道德教育，导致道德教育无效甚至起到相反作用。

生物性和道德

我们知道在道德教育领域存在一些事实上不起作用的方法，或许当今在教学规则指导下的最流行的道德教育方式实际也是达不到另人满意的效果的。在美国，关于是否采用“十大规则”作为道德教育的工具的争论一直不断。这些规则是从犹太教的或是圣经上找出来并归纳出来的一些可取的亲社会行为，比如不偷窃、不撒谎、不杀生等等。有人指出，自从美国国务院公开表明使用“十大规则”作为防止对机构的威胁，事实上美国的道德标准是下降了。正如 Harthshorne 和 May 指出的那样，熟背道德准则并不必然导致道德行为。例如知道了下棋的规则，并不影响一个人是否想下棋的愿望，也不会使得一个缺乏下棋谋略的人成为一个下棋高手，也不会对一个没有自信而选择放弃的下棋的人有所帮助，更不会有有助于一个下棋能力平平的人下好棋。

我发现将其类比成游戏对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它。首先我们知道，有一种公认的游戏称之为下棋，而且我们也知道通常有些确定的方法来玩这个游戏。然而，尽管道德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游戏，但至少在三个方面它和任何其它游戏是有着不同之处：一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游戏的主体和客体；二是这个游戏在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下都存在；三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毫无选

择的参与这个游戏。

生物学在这方面给出了一些有趣的假设，它认为在人的本性中植根这一些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导致我们倾向于做一些亲社会行为。在最原始的水平上，用 E.O.Wilson 的话来说可以把它称作“热爱生命的天性 (biophilia)”现象，这指的是我们常常倾向于感受那些会让我们联想到人类婴儿的其他人甚至某种其它生物。当你在观察婴儿对他人做出反应或者是其它小动物时，你往往能看到成人轻轻抚摩动物，并嘴里喃喃自语“啊，多可爱啊！”人们总是这样形容小猫、小狗、幼小的大猩猩和熊猫。很多人在看到海豹被屠杀时眼里充满的悲伤和闪烁的灵性往往热泪盈眶，而我们在看到一个婴儿时往往忍不住微笑。很少有婴儿被认为是不好看的，他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眼里都是漂亮的、可爱的，我们都希望抱着他，好好照顾他。

一些生物学家认为这种感觉可能存在，因为根据达尔文的观点，这正是人类种族优点的一个表现，这促使我们去照顾婴儿，否则他们会死去。这种感觉类似于那种促使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感觉，因为在我们最原始的内心深处我们总是认为我们是属于某一个团体的，我们的身份是由我们的家庭和更广的交际圈所决定的。人类只有通过合作——人们的一致行动——才能在这个充满了体积更大、速度更快、性情野蛮和更为强大的生物的环境中取胜。合作和自我克制行为才能让人类的行动更为有效，也才能让人类获得他所希望的东西。

当然，在人的本性中也存在着竞争和侵略的一面，道德系统正试图来缓和这种倾向。当然由于存在着那种将我们和他人联系在一起的内在倾向，道德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换句话说，人的生物性中也包括了合作和自我牺牲的倾向。

这正是道德的起源，动物学家 Frans De Waal 曾经写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来获得规则和价值的，而绝大部分的规则和价值是将群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我们有选择的并深层次的来内化这些规则和价值，这使得我们成为一个有素养的自我。在我们的头脑中有一个内在的机制，它防止我们撒谎，毫无疑问我们发展了这些能力，因为它帮助我们的先辈实现了他们那个高度合作和基于信任的社会。

情感和道德

具有对他人的需要进行感应，并情绪性的给予反应的能力被称之为“移情”。而这些正是产生亲社会情感的开始，它使我们远离自私，使我们对其他人的主观感受产生同感。这就让我们有可能来理解我们常说的一句儒教用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想这句警句所表达的意思可以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下找到。

道德的核心最初是显示在最年幼的儿童身上，在医院护理室里对婴儿的观察印证了 Martin Hoffman 所称之的“全球性的移情”。在护理室里有一种消极情绪传播的机制在起作用，一个婴儿的哭声会招致其他婴儿的哭声，Hoffman 认为这是移情的雏形。观察学步的儿童，我们会发现，当他们听到或看到其他人处于悲伤中时，他们往往表现出的是一种想要给他以安慰的姿态，这也许就是一种原始的、内在的感情分享形式。

毫无疑问，年幼的儿童是自我关注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所有的内

心世界，儿童的情感体验是相当丰富的。当一个儿童认为他是宇宙的中心时，那么就会有一股同样强烈的相反的思潮出现在他的脑中，自私主义和利他主义都是人性的一部分。

有什么措施可以有助于用来制止自我中心主义和促使人更多的行善呢？和父母或其他抚育者建立一种抚育和被抚育关系对于发展儿童的关爱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儿童有移情很好的父母，那么他们将会很有可能发展起较好的移情能力。但是儿童并不仅仅只受家庭的影响，学校也起着重要的作用。**Aronson** 发现在小学的课堂上，如果儿童以一种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相对于那些在美国传统教育方式下学习的，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得分数和老师的关注的儿童来说，他们的移情水平将会发生急剧的提高。在竞争的环境里面，儿童将别人的失败归结于他的无能，而将对手的成功归结于他的好运，他们只会从自己的失败中总结经验。相比而言，在合作的环境中的学生不仅从自己还从别人的失败中获益。使得一个学生更倾向于合作而不是竞争的方法是让他设身处地的从别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Dunn** 写到：“儿童在他两周岁的时候，在遇到一些有冲突的情况时就表现出相对的成熟（协调的行为、嬉戏、参照规则和对禁止的判断），这些都来源于家庭的影响，特别是母亲在她处理孩子们的争端时往往参考社会准则和考虑到孩子们的感受……父母对孩子们所做的有关其他人的难过的原因的解釋，特别是那种包含强烈感受的解釋将大大促进孩子们利他行为的培养。

除了学校的普遍氛围以外，学校里还有一些专门针对培养关爱的教育。**Brown** 发现，当给学生提供一种现成的机会来讲述他们自己人生过程中的一些故事，或者使用出版杂志或布置论文的方式来让学生写下他的人生经历，这些都将有助于他们从自己的行为中增强对移情和责任感的体验。

当代道德心理学之父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情感对于道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道德行为背后的动机。

认知与道德

感受（**feeling**）能激发道德行为。我们关爱（他人）并愿意依道德行事。感受也能提供启发性的价值。感受需要被理解成一种认知程度。情感（**affect**）与认知（**cognition**）不可分离，情感是认知性的，就像认知也是情感性的一样。我们怎样感知事物就形成了我们的动机和感知力。而情绪（**emotions**）帮助我们认识到每一情境都有一种道德方面的问题，并激发我们想为此做些什么。

在一个理想世界里，可能存在冲突，但在面对道德选择上比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的冲突要少得多，我们必须在冲突的情绪、价值或原则之间做出选择，人的道德准则需要判断。许多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会去掉许多我们陈述的观点，认为偏离主题不重要，对他们来说，所有的道德都是有社会条件的，就好像孩子是一块白板，父母和社会可以刻上什么道德准则。皮亚杰为了道德心理学的理解制订了基本原则，这是大大不同于行为主义者的。操作性条件不能造就一个道德人，道德和其它认知活动一样是一个认知发展过程（例如孩子时间和空间观念的形成）。理解社会世界需要协调不同的需求，他们会在与社会处境相互作用中自然理解道德世界的。

皮亚杰发现，五岁左右的孩子是具体思维家，他们不能进行抽象思维。年幼孩子说话总会

这样：“你必须做母亲告诉你的”，“如果你挨打了你应该回去，前提是他们打了你”这样的道德责任的评价原则，皮亚杰认为是粗鲁的平等，这是一种以牙还牙（报复）方式，简单、直接，没有例外。这种道德理解方式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减弱，皮亚杰认为 10 岁左右的孩子对报复有种宽恕，不是出于软弱，而且因为报复是无休止的。道德从具体的即刻事情转到抽象的、以后怎样的事情上，这些事情可能是观念上的和假设性的。到青少年时期，公平就需考虑到别的事情如动机和背景。我们所见的是孩子从考虑外部的和可理解因素，转到关注行动背后的动机。

Larry P. Nucci 对社会常规领域与道德领域作了区分，他解释道：“道德独立于关于正确行为的社会规则，伤害是一种错误，与是否有人告诉孩子‘伤害是错误’无关。”对这两个领域作出区分是很有用的，因为它使孩子理解世界和理解自己行为的方式变得更清晰，同时，这种区分能揭示道德的内涵和普遍性。

比较一下这个女孩下面的采访：

你看到刚才发生的事了吗？

是的，他们很吵。

你认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不应该吵？有规则吗？

有，我们需要安静。

如果没有规则，这样做正确吗？

是的，为什么？

因为没有规则。

这是在常规领域。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要求学生同等程度的安静，有些家庭是畅所欲言的、喧闹的，而有些家庭对言语受到限制，喜欢有序。这两种情况下，不管是暗示或明示，规则都在一定背景中支配着可接受的行为；另一方面，孩子重重地打别人在任何地方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存在普遍性的利害，生活中会受到痛苦的伤害。

必须将道德中的规则和常规中的规则区分开来。道德教育不是灌输一系列德行，而是培育建立在一个有道德孩子本性上的道德理解（认知）。

自尊与道德。

敏感性和道德判断是道德行为的必要条件，但是充分条件吗？不是，一个人需要有勇气去按其信念行事，那些感觉能控制其周围事情的人最可能不伤害别人而让自己受到危险。这是 Peal 和 Samuel Qliner 在纳粹欧洲对犹太营救者测验所达到的一个重大发现：这种控制别人命运的本性与自尊相关联，当一个人自我评价时，当她喜欢自己、接纳和尊重自己时，他也可能相信做出正确的选择就意味着是道德的。那些把生活中的事归为诸如命运、运气或其它自身以外的东西的人，最可能较多地谨慎行事而较少道德行事。Chubb 和 Fertman 发现：孩子的父母对他们的生活、活动感兴趣，为孩子提供温暖的、保护性的养育环境，这些孩子有一种强

烈的能力感去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父母双方都尊重孩子、给他们提供强大的情感支持，一个父母对自己孩子的活动感兴趣的理由很重要，因为传递了一种被关爱的隐性信息，当孩子体验成人的仁爱之心，她知道成人不会让她走的太远，不会让她做一些危险的事。

在家庭生活中，那些感受到他们的父母用心养育他们、相信父母关爱他们的孩子有较高的自尊；那些能清楚了解期望和限制的父母倾向于让孩子有高自尊。期望应既有现实性，又稍微超于现实，这需孩子发展能力。自尊建立在对环境驾驭这种价值感上，也表明孩子经历身心摧残会消极影响自尊，一个酗酒的父母也消极影响孩子的自尊，只是原因上有一点差别。许多酗酒者具有破坏性和不可预料性，正是这种不协调的冲突恐惧使家庭破裂，使人们体验到不理性和武断方式所带来的灾难。

教育与道德

传统上，恐惧、内疚和羞耻是道德教育的三个主要问题，尽管在某种措施上，所处位置不同但都是无效的，更糟的是，他们会造就一个意志薄弱的道德人，恐惧、内疚和羞耻会导致顺从，成为一个懦夫，不具备一个道德人的人情特征。恐惧阻碍人独立思考，因而使反映生活中规则的能力变迟钝，也不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恐惧增强了自负，因为它关注个人和权力而不是人关系和行为。Grusel 写道，孩子抚养中有一种一致现象，即那些草率的、武断的独裁主义者比那些强调诱导和推理并试图对孩子的观点作出反应和理解的父母，在教养方式中成功可能性小。

当违背内化的道德准则时，就会产生内疚感，然而，为了产生一种可接受的道德标准，诱导内疚或羞耻是无效的，相反，把内疚或羞耻当作一种教学工具会导致的孩子低自尊，让孩子不能批判性地思考。

如果情感是道德行为的基础这个观点正确，那么情感教育是道德教育中的一部分。关爱是道德的基础，没有移情感、仁慈感，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道德兴趣，并在过程中关注感受，因为通向道德的方式是爱和快乐。这些品质让我们感到心胸开阔，因此最可能对别人作出反映，体谅别人，这就需发挥孩子固有的敏感性，并培养它。如果孩子没法理解她正在感受的东西，那么这种固有的敏感性就不是引导移情而是导致个人忧虑。但如果给予正确合理的社会意义，感情可转向移情，这就意味着要知道孩子的感受，认同其感受，帮助孩子转移消极感受。但要告诉他们，改变引起消极感受的情境需要做什么？给予感受合理关注，建立与别人认同的能力会更强。

艺术在情感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诗和音乐不是通过知识技能而是通过对周围和内在世界的敏感性的提高来发展道德人格，我们会为某种独特方式表现出的音乐、艺术、诗歌所打动。文学有其自己的贡献，通过好的文学作品，我们认同别人的生活，我们会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自己的世界，了解这种生活是什么样子。好文学不是教一节道德课，说它好是因为它让我们以一种新方式了解别人，许多研究指出，要把叙述故事作为道德教育一种方式，Carol Witherell 说：“教育他们叙述和对话为了使他们更深入了解别人……”

社会感受需要道德判断的指引，因为道德推理总体上和其它推理一样，倾向于促进道德判

断水平，通过反映社会环境和社会批判性思维，从而提升道德判断水平；通过反映社会环境和社会规则，鼓励儿童从一个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但这种方式不是强迫灌输，不是通过言语复述或惩罚的威胁来让孩子接受价值。较高的道德推理水平比低水平有更多的包容性；高水平有更大的满意度，因为他们比低水平能更好回答道德问题。

关于孩子尊重教师的研究表明，孩子尊重那些公正、不偏心、保护性的、有威信的老师，Nucci 写道：就道德而言，教师权威取决于他们建立规则、参与活动的程度，孩子们尊敬那些尊重固有道德规则的老师。批判性思维可能减弱常规领域中的规则，这让一些人担忧，但如果我们能够从中认识到伦理道德的价值，那这种冒险就是值得的。

最高的道德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使生活变好的艺术。

Learn Truth From Error

Arthor Dorbrin

(Hofstra University's New College, Long Island, New York, USA)

Abstract: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y factors as biology、affections、perception、self-respect、educ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d thinks that moral is not actionless but constructed by a series of interactional complicated factors. If we neglect those more factors for moral development, then we will misunderstand moral education which will lead to invalid moral education or to its inverse. The highest moral is not a science but an act, an act to make our life better.

Key words: moral development; biology; affections; perception; self-respect;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02-12-26

作者简介: 阿瑟·多布林 (Arthor.B.Dorbrin), 美国纽约长岛霍夫斯特拉大学新学院人文社会科学教授, 担任长岛伦理人道主义协会领导人长达 33 年, 主要从事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的研究、教学和道德实践指导。

¹本文是根据作者 2003 年 1 月在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访问期间所做的学术报告整理而成。